

## 常送惊喜的老电话

□朱卫东

搞收藏是一件非常“烧钱”的活动,在我多年的收藏生涯中,经常因囊中羞涩与心仪宝贝失之交臂而捶胸顿足。尽管如此,促使我能够在收藏路上走到今天的是一部民国时期的电话机。

这部电话是我十多年前在南京夫子庙古玩街淘到的。木制话机底座上安放着一只方形机箱,箱体上绘着盛开的黄花为色调暗淡的箱体增添了几分清新与生机。拨号键盘隐藏在机箱内,通过正面的拉环,取出、收进非常方便。话机主体是铜制的,迄今仍然色泽锃亮。

电话最早是美国人亚力山大·格雷厄姆·贝尔1876年发明的。1881年,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成立中国第一个电话局,用户25家,主要是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和买办。1931年1月,上海电话局在辖区内的闸北、南市与江湾等处安装4部公用电话,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经营的最早的公用电话。民国时期,我国的邮电通信系统发展缓慢,到1949年,电话普及

率仅为0.05%,用户26万。早期电话都是通过手摇或拨盘发出脉冲信号到交换机房,机房工作人员根据要求通过手工接通线路。我收藏的这部老电话属于当时比较先进的拨盘式电话。

前些年,省内一位资深藏友要举办民国日用品展览,正好缺一部老式电话,打听到我收藏着民国时期的老电话后,便登门拜访借这部电话。没想到,展览影响很大,让藏友在圈内名声鹊起。他特意给我送来一笔酬金,见我再三推辞,便教给我要学会“以藏养藏”。

去年,我们市图书馆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排练一部话剧,剧情需要一部老式电话做道具。经人介绍,图书馆的负责人找到我借这部电话。话剧大获成功,被评为优秀节目。图书馆负责人对我再三表示感谢,我们成了好朋友。这次虽然没有报酬,但在他的热心牵线搭桥下,我有幸结识了国内几位著名藏书大家,买到好几本难得一见的善本碑帖。所以,在我眼中,这部老电话不仅是藏品,更是我收藏路上的“福将。”为此,我还写过几句打油诗纪念这些收藏趣事:民国老话机,福将送惊喜。以藏养藏路,助我一臂力。



收藏趣事

## 捡漏得来 大顺通宝

□胡胜盼

大顺通宝是中国古代钱币之一,铸于大顺元年(公元1644),圆形方孔,钱上文字为楷书,背面或有“工”“户”字,或无字。

有一次出差,我得空逛当地古玩市场。信步溜达到一处不起眼的摊位前,一枚古币吸引了我。拿起来一看,正面有“大顺通宝”字样,背面刻有“工”字。古币直径27.9毫米,厚1.45毫米,重5克,品相完好。凭经验我确定这不是赝品。意外的是,摊主却不看好这枚古币,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出的价。

大顺通宝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执政时所铸的钱币。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成都,称西王,建立了大西政权,以成都为西京,年号“大顺”,铸造钱币大顺通宝。大顺钱制作非常精美,铜色金黄。清代嘉庆年间文献《蜀碧》记载:“贼(指张献忠)设铸局,取藩府所蓄古鼎、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,熔液为钱。其文曰‘大顺通宝’。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,以大顺新钱,钉之帽顶。诸神像首百炼不化,贼尽弃之。后本朝成都知府冀应熊拾而埋之北关外,题其匾曰‘佛家’。贼钱肉色光润精致,不类常铜。至今得者,作妇女簪花,不减赤金。”

公元1646年,张献忠率大西军主力在西充凤凰山抗清作战中阵亡。因为张献忠据守川地时间不长,铸行大顺通宝只有一年多,加之后来清政府视之为“伪钱”“反钱”,命令禁止旧钱流通,大顺通宝便在熔销之列,所以张献忠的川铸大顺通宝存世量不多。



## 英雄爷爷的烟袋锅

□程磊磊

在我收藏的众多小玩意儿中,这杆民国时期的烟袋锅是颇具纪念意义的一件藏品。它通体为铜质,长14.5厘米。烟杆上下两部分满工刻龙纹,中心处由2个莲瓣对接成一个球形凸起,寓有双龙戏珠之意。烟锅处因常敲打烟渍有些变形,但并不影响使用。

这杆烟袋锅是从爷爷手上传下来的,在

我手上已是第三代。70多年前,爷爷不得不离开河南老家去到几千里之外的青海农场工作,这一去就是30年。有一年冬天,爷爷和同事在青海湖捕鱼,天气寒冷,湖面结着厚厚的冰,他们不得不用铁锅凿冰。一位同事脚下的冰层碎裂,人也跟着掉了下去。危急时刻,爷爷脱掉棉衣,将其系在铁锅的一端,爬到冰窟窿的边缘,将铁锅和连着的棉衣甩到水里,同事抓住衣角,爷爷一点一点把他拽出冰窟。事后,爷爷大病一场。病好之后,被救的同事为了感激爷爷的救命之恩,把他当时身

边最贵重的物品——这杆烟袋锅送给爷爷。从此,人们亲切地叫爷爷“老烟头”。

后来,爷爷退休回到家乡。他离开时,我的父亲刚刚一岁,回来时,父亲已成家立业。爷爷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有抽旱烟的习惯,便将这杆烟袋锅送给了他,并讲述了它的来历。爷爷驾鹤后,父亲将这杆烟袋锅珍藏起来,经常拿出来,看一会儿,再装上烟丝,似乎在烟雾缭绕中回味着什么。如今,这杆烟袋锅成了我珍贵的藏品,因为爷爷是我永远的骄傲。



## 搪瓷茶缸里的情怀

□李喜庆

我收藏的这个搪瓷茶缸底色是白色,茶缸沿突出部分是深蓝色,缸沿下方是浅蓝色的一圈装饰纹,里面画着一群翱翔的白鸽和平鸽。搪瓷茶缸一面的下方是绿色橄榄枝上横放着一支冲锋枪的图案,中间写着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八个红色大字。另一面是“赠给最可爱的人”七个红色大字,落款“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”。虽然缸底和缸把有几处搪瓷脱落,但是表面印制的鲜活图案却保留完好,告诉人们它不平凡的经历。

我从小就爱听革命故事,尤其上初中学习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课文,更增添我对“最可爱的人”的敬佩之情。那个时候,我们的大杂院里有一位张大伯,年轻时参加过志愿军,上过朝鲜战场。退伍后分配到县磷肥厂开汽车。夏天傍晚,张大伯喜欢端着这个搪瓷茶缸和我们在院子里的树下聊天。

张大伯不止一次给我们讲他手中搪瓷茶缸的故事。1950年10月,他刚满18岁,在“雄赳赳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的雄壮歌声中奔向朝鲜战场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张大伯所在班接受爆破坑道任务,他将步炮推到前方土岗上,地面不平,步炮放不稳,他便用肩膀顶住步炮的支架,大喊着让战友快拉火开炮,一下子歼灭了10多个敌人,荣立了战功。就在这时,国内派去的慰问团来到他所在的部队,给志愿军战士送来崭新的、印有“最可爱的人”的搪瓷茶缸。从那时起,这个搪瓷茶缸便成了张大伯的宝贝。后来,张大伯知道我对志愿军特别崇拜,又十分喜爱红色收藏,去世前就把这个搪瓷茶缸送给我,叫我好保存。

我没有辜负张大伯的嘱托,这个搪瓷茶缸一直摆放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,每当有人问起,我就给他讲张大伯的故事,讲搪瓷茶缸的故事……

## 铜锁里母女的念想

□朱海燕

我保存着一对民国时期的黄铜锁,每把锁上有2把钥匙。锁至今仍正常使用,无论开还是锁,非常灵活。铜锁整体瘦长,形如汉字中的“凹”字,上面是一道横梁,右侧是钥匙孔。将细长的钥匙从锁孔中插入,把钥匙前端开出的孔眼对准锁芯中的槽位,继续向前推动锁芯,就可以从左边退出来,这样,锁就可以打开了。上锁时,将锁芯从锁的左侧沿着槽孔插入,弹片在插入过程中压紧,顺利插入锁芯后,弹片自然弹出。由于槽孔的大小刚好够弹片压紧时插入,当弹片张开时,刚好顶住左侧的锁内壁,铜锁就顺利被锁上。

这2把铜锁是当年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。那时候,我爷爷家里的日子比较紧张,按照当时结婚习俗,男方家在结婚前几天要把自家置办的一对木箱送到女方家,结婚当天,再由男方派接亲的人用车子拉回来。结果,箱子送过去却没有锁。外婆便把自己当年从娘家带回来的这对精致铜锁挂在了这对箱子上,把钥匙交给我母亲,说:“留个念想。”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乡下人的日子都不宽裕,人们缺少少穿。但每逢过节,亲戚间总

会带点小心作礼物相互走动。等客人离开后,母亲便把这些好吃的给我们兄妹分一点解馋,然后把剩下的重新包好,放到箱子里,用黄铜锁锁上,留作她走亲戚时的礼物。

有一年中秋节,三姨带着一包月饼来我家。那时候,这包月饼对于我们的诱惑力太大了,我天天盯着那把铜锁,希望母亲把它打开,拿出一块,让我们解解馋。但母亲仿佛不知道我们的心思,一直无动于衷。有一天,我在炕席下找东西发现了铜锁的钥匙,便趁着父母去田里干活的机会,用钥匙打开铜锁,掀开箱盖,三姨拿来的那包月饼映入眼帘。我

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块,又笨拙地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剩下的月饼包好,放回原处,锁好箱子,把钥匙放回老地方。

那天,我和大哥虽然过了嘴瘾解了馋,但害怕被母亲发现后挨揍,心一直提着。还好,没过几天,母亲要带着那包月饼去外公家,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但偷吃这件不光彩的事却一直沉沉地压在我心底。多年后的一天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,大哥将这件事当作笑话抖了出来。母亲笑着说:“我早知道你们干的这事。那些年里日子紧,我跟你爸也没有三头六臂,亏待了我娃儿们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家里日子明显好转,父亲请木匠到我家打了一套时兴的组合家具,他结婚时那对木箱显然与这些摆设不协调,便准备把木箱搬到储物间。母亲知道后,赶紧把箱子上的铜锁取下来,用手帕包好,叮嘱我把它们放到组合柜最上面一个抽屉里。

有一年暑假,家门口来了个收古董的中年男子,我悄悄把这对铜锁拿出来让他给估价。他爱不释手地把玩着,出价120元一把。我正犹豫着卖一把还是卖一对时,我爸出来看见了,狠狠地训了我一顿。从此我再也不敢打铜锁的主意。

如今,83岁的母亲常常要我拿给她这对铜锁把玩,知天命的我看母亲慢慢摩挲铜锁,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和铜锁有关的往事。

